



#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 辞令和现实

□ Avi Shlaim 著 杨桂萍 译

译者按：2009年11月初，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Avi教授应邀到我所访问的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做过一次“百年巴以冲突”的讲座。他的报告比较客观公允，对我们了解巴以问题有所帮助。三周后，我给Avi教授发了一封邮件，请他把报告的英文本发给我，以便我译为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Avi教授很快给我寄来了一篇短文，我利用几个周末译完这篇文章。Avi教授20世纪60年代曾在以色列军队服役，但他本着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在这篇文章中对巴以之间冲突的真相、巴勒斯坦民众的境遇，以及欧美对巴以的政策，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论述，从而为我们了解巴以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2008年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持续了22天，造成1300多巴勒斯坦人和13名以色列人死亡。了解历史背景是搞清这场没有意义的战争的唯一途径。1948年5月，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色列国，无疑对巴勒斯坦民众极其不公。英国政府对美国支持新生的以色列国非常愤怒，1948年6月2号，约翰·朝贝克爵士写给外交

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的信中说，美国人要为产生了“一个由一帮不择手段的家伙领导的政府”负责。我过去认为这一说法太过分，但是以色列对加沙民众的残酷袭击，布什政府参与这次袭击，再次引出这个话题。

作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以色列军队的一个忠实服役者，作为一个从不怀疑1967年前的边界范围内的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的学者，我所拒绝的是超出绿线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计划。1967年六月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毫无关系，其所作所为与领土扩张相关。目的是通过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永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以建立一个以色列，结果造成了当代持续时间最长的野蛮军事占领之一。

以色列对加沙地区长达四十年的控制给这一地区的经济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1948年大量的难民涌入加沙这一狭小地带，没有基础设施，没有自然资源，加沙的前景永不光明。加沙不仅是经济发展不足的案例，而且是萨拉·罗伊(Sara Roy)所说的蓄意不让其发展的残酷案例。援引圣经

的话来说，以色列把加沙民众变成劈柴担水的苦力，把加沙变成一个提供廉价劳动力和被以色列商品垄断的市场。加沙地方工业的发展被蓄意阻碍，巴勒斯坦人难以摆脱以色列附庸的命运，无法建立真正的政治独立不可或缺的经济支柱。

加沙是一个在后殖民时代还受到殖民剥削的典型个案。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在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立即修建犹太平民定居点，这些定居点既不合法，又是实现和平无法逾越的障碍。它们很快就成了剥削的工具和被仇恨的占领的象征。在加沙，2005年有犹太定居者8000人，当地居民则有140万之多。然而犹太定居者控制了25%的领土、40%的耕地，以及与其人口比例极不相称的宝贵的水资源。与这些外来者毗邻的当地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却一贫如洗，痛苦不堪。他们中百分之八十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仅靠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和联合国失业救济局提供的定量食物为生。被占地区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状况是对文明价值观的蔑视，是滋生抵抗力量和政治极端主义的沃壤。

2005年8月，沙龙领导的利库德



政府宣布以色列单方面从加沙撤离，8000定居者全部撤离，他们留下的房子全部摧毁。哈马斯发起一场将以色列人赶出加沙的运动。犹太人的撤离是哈马斯的胜利，是以色列防御力量的耻辱。沙龙对外界宣称，犹太人迁出加沙是对基于两国解决方案的和平的贡献。但是，就在撤离加沙的这一年，另外12000以色列人定居西岸，进一步缩小了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领土面积。抢占领土与和平调停不可兼得，以色列可以选择，但它选择了土地而不是和平。

以色列撤离加沙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把西岸的重要定居点纳入以色列版图，从而单方面重新划定大以色列的边界。从加沙撤离不是跟巴勒斯坦当局开始和谈的序幕，而是在西岸进一步扩张犹太复国运动的序曲。以色列撤离加沙这一单边行动被视作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出于对巴勒斯坦民族根深蒂固的仇恨，撤离加沙是长期以来以色列竭力阻止巴勒斯坦国独立的举措之一。

以色列定居者撤离了，但以色列士兵继续控制着通往加沙的海、陆、空所有通道。一夜之间，加沙变成了一座露天监狱。从那时起，以色列空军向加沙肆无忌惮地投放炸弹，通过低空飞行制造音爆，打破音障，恐吓这里的居民。

以色列喜欢把它自己装扮成独裁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民主之岛。可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对推进阿拉伯人的民主不仅毫不作为，而且想法设法破坏阿拉伯人的民主。以色列长期秘密支持反阿拉伯力量以压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尽管障碍重重，巴勒斯坦民众依然努力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2006年1月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的公

正自由的选举中，哈马斯获胜并组建了由其领导的政府。然而，以色列拒绝承认这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声称哈马斯只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

美国与欧盟跟以色列一道排斥、妖魔化哈马斯政府，并试图通过代扣所得税和外国援助迫使哈马斯倒台。于是出现了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冠冕堂皇的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不是用来反对占领者，而是反对被占者；不是反对压迫者，而是反对被压迫者。

在巴勒斯坦的悲剧历史上，受害者经常因其不幸受到指责。以色列的宣传机器持续不断地对外宣称：巴勒斯坦人是恐怖分子，他们不愿与以色列共存，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是反犹太主义，哈马斯是宗教法西斯，声称伊斯兰教与民主不相容。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巴勒斯坦民众是有着正常愿望的普通民众，他们不比其他民族更好，也不比其他民族更坏。他们所渴望的，不过是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他们能够自由地、有尊严地活着。

与其他的激进运动一样，哈马斯执政后开始推行稳健的政治纲领。它坚持拒绝承认以色列，但已经从章程上、意识形态上的拒绝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伊斯兰的巴勒斯坦国，开始走向务实的两国解决方案。其发言人多次表示他们接受1967年的边界框架下的巴勒斯坦国并主动提出在此基础上的长期休战协议。2007年3月，哈马斯和法塔赫组建的联合政府准备与以色列协商长期休战。但是，以色列拒绝跟巴勒斯坦联合政府谈判，拒绝与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协商，还想方设法打击其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以色列继续玩起了对巴勒斯坦各派分而治之的旧把戏。20

世纪80年代后期，以色列支持新生的哈马斯以削弱由阿拉法特领导的世俗民族主义运动法塔赫，现在它又开始鼓动软弱的法塔赫领导人推翻他们的宗教政治对手，夺回政权。好斗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参与煽动巴勒斯坦内战的险恶阴谋。他们的干预是巴勒斯坦联合政府垮台的主要因素，也是推动哈马斯在2007年6月先于法塔赫夺取加沙权力的主要原因。

2008年12月27日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是其与哈马斯政府一系列冲突与对抗的高潮。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一场战争，因为是巴勒斯坦人民选出了这个执政党。以色列宣称战争的目的是削弱哈马斯的力量并向其施加压力，直到其领导人同意以色列提出的新的停火协议。以色列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把哈马斯赶下台，确保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被国际社会只看做人道主义问题，从而使他们争取独立和建国的斗争脱离正轨。

战争的时机取决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以色列原定于2009年2月10日进行议会选举。在筹备阶段，所有主要竞选者都在寻求机会证明自己的实力。以色列军队高层决定重创哈马斯，以雪2006年7月败于黎巴嫩真主党之耻。以色列头脑发热的领导人预料到会得到亲西方的阿拉伯政权和在白宫任期渐满的布什政府的支持。布什欣然帮助以色列谴责哈马斯制造危机，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即停火协议，为以色列入侵加沙提供免费通行证。

与以往一样，强大的以色列宣称自己是巴勒斯坦侵略的受害者，然而双方力量的极度不对称，对于到底谁是真正的受害者，世人并不怀疑。事





实上，这是大卫和歌利亚（Goliath）的斗争，但圣经的故事情节已被颠倒，柔弱的、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大卫面对的是全副武装、残忍暴虐的以色列巨人。以色列一面采取残酷无情的军事行动，一面却一如既往地以受害者的身份发出混杂着自我怜悯的刺耳雄辩。在希伯来语中，这叫“射击并哭泣”。

诚然，在这场冲突中哈马斯不是完全的无辜者。竞选获胜的果实不被承认，面对不择手段的敌手，它诉诸弱者的武器——恐怖。在2008年6月埃及促成六个月的停火协议之前，哈马斯和伊斯兰吉哈德的好斗分子零星发射火箭弹，袭击靠近加沙边界的以色列定居点。这些原始的火箭弹造成的危害虽小，但它们带来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迫使以色列民众要求政府保护其安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有权采取自卫措施，但它对原始火箭弹袭击的回应极不相称。根据以色列公布的数据，从加沙撤离的三年中，11名以色列人死于火箭弹；另一方面，2005到2007年间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共打死129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22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提出的“有罪不罚”论，甚至拓展到向雷切尔·柯雷（Rachel Corrie）和汤姆·赫恩德尔（Tom Hurndall）等国际志愿者开枪而不受惩罚。

杀害平民严重违背了国际人权法。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哈马斯，也适用于以色列，然而以色列却肆意地、不断地野蛮对待加沙民众。哈马斯掌权后，以色列对加沙实行经济封锁，关闭所有边境通道，不允许在加沙和西岸之间活动。甚至在2008年6月埃及促成停火之后，以色列依然拒绝解除封锁。以色列公然违背2005年的协

议，阻止加沙出口贸易，导致这里就失业率急剧下降，根据官方统计，加沙失业人口高达49.1%。

与此同时，以色列大幅度限制携带食物、燃料、烹饪燃气罐、水和卫生设备及药品进入加沙的卡车数量。无法想象饥寒交迫的加沙平民怎么能够保护以色列边界内的同族。即便能够，这依旧是国际人权法严厉禁止的不道德的集体惩罚。以色列对加沙的经济封锁的真实意图是削弱哈马斯的力量，加强失去民心的法塔赫领导人在西岸的地位。

以色列士兵的野蛮、其领导人的不人道，与其发言人编造谎言堪有一比。在这次所谓的“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之前八个月，以色列政府成立了国家情报局。情报局给媒体的核心信息是：哈马斯破坏停火协议，以色列意在保护全体居民，以色列军队受命竭尽全力不伤及无辜，以色列的新闻发言人非常成功地将这些信息传播到外界。但是，这些夸大之辞实际上是一派胡言。

以色列的行为事实与其发言人的言辞之间被一条巨大的鸿沟割裂。首先，是以色列国防军而不是哈马斯破坏停火协议。2008年11月4日以色列国防军以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正在挖掘隧道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理由为借口，向加沙发动空袭并打死六人。一个鲜为人知但至关重要的事实是，在以色列破坏停火协议之前，哈马斯一直有效地遵守停火协议。休战的头四个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色列外交部网站的一份图表证明这一事实毋庸置疑，这份图表显示，向以色列平均每月发射火箭弹的数量在2008年之前是每月179枚，2008年7-10月骤减到平均每月3枚。对加沙的进攻一开始，这份图

表马上被从网站删除，这份针对以色列平民的火箭袭击数量在停火期间大幅度减少的记录被抹掉。

以色列官方数据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假如以色列想让南部边境保持宁静，可行的办法是与哈马斯政治领导人间接谈判，而不是通过军事对抗来实现。它们也表明哈马斯领导人恪守协议的良好信誉，而以色列领导人却没有。

第二，以色列的目标不仅仅是保护全体民众免受火箭弹袭击，而且通过让加沙民众反对其领导人最终推翻加沙的哈马斯政府。第三，以色列不仅没有尽力保护无辜百姓，他们对加沙狂轰滥炸，加之先前对加沙长达十八个月的经济封锁，将加沙150万居民推到人道主义灾难边缘。以色列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以色列对加沙的疯狂进攻似乎遵循的是以眼还睫毛的逻辑。轰炸八天之后，打死400多巴勒斯坦人和4名以色列人。不顾一切的以色列内阁下令对加沙发动地面攻势，实施“铸铅”行动的第二阶段。

装备精良的以色列坦克和地面部队越过边境进入加沙北部地区。他们的任务是摧毁火箭发射设施，打击哈马斯办事处和指挥、控制中心，杀死哈马斯主要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其目的是通过斩首行动以免陷入长期占领的困境。以色列官方不愿承认袭击加沙的意图在于迫使哈马斯倒台，因为这将削弱他们通过宣称袭击加沙只是一次阻止哈马斯火箭弹的单纯防御行动而赢得的国际支持。国防部越来越多的高官相信袭击将削弱哈马斯的力量并最终把哈马斯赶下台。

情报局长告诉内阁，哈马斯受到重创，其议会大厦和政府办公楼的大部



分基础设施已被摧毁。内阁命令国防部不要公开号召推翻哈马斯政府。一位官员说“我们不搞更换政权的事”。

情报部门还告诉内阁,以色列的轰炸正促使巴勒斯坦民意反对哈马斯,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夸大之辞。短期内,无论如何,身陷困境、惊恐万分的巴勒斯坦民众会支持受困的政府。民众对以色列袭击的残暴程度与滥杀无辜的本性感到震惊。以色列发言人反复宣称他们关心无辜平民。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说,从一开始以色列就以铁拳对待哈马斯,用天鹅绒手套对待平民。鉴于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造成大量死亡与破坏的事实,这是假话。自始至终,平民伤亡人数不断上升。这不是意外,而是以色列国防军无情摧毁沿途一切以避免士兵伤亡的新信条的直接后果。

巴勒斯坦统计局估计,战争前两周,加沙143437座建筑物中,有4000多座完全被毁,有16000座部分被毁,包括13座清真寺、18所学校和大学,以及30处安全建筑。联合国在加沙的救济署负责人约翰菁谴责以色列摧毁了加沙行政管理的主要建筑。“未来的巴勒斯坦国的全部基础设施被损毁”,他说,“炸毁了议会大厦。那是巴勒斯坦的议会大厦,不是哈马斯的建筑物”。

战争罪是这场可悲战争的可悲特点。那些派遣士兵到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发动战争的人应当知道其结果是一场杀害和伤害无辜百姓的大屠杀。在这场野蛮战争中,以色列士兵犯下的不是一桩、两桩罪行,而是很多罪行。包括:轰炸加巴里亚(Jabal iya)难民营的联合国学校,杀害庇护在那里的44个平民;在加沙东南的泽图恩(Zei toun)村庄,把一百多人赶进一所

房子后,轰炸并杀害其中三十多人;投掷白磷炸弹;用平民做人体盾牌;向医院、流动诊所、救护车和医务人员开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雷(Navi Pillay)对BBC说发生在泽图恩地区的暴行明显具有战争罪的所有特征,他呼吁开展独立的、透明的调查。这些战争罪行本身没有任何道德或法律依据可言。

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仅有暴力手段,没有连贯一致的战略。其战略既是不光彩的,又是自我挫败的。依靠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在黎巴嫩尝试过,失败了,它注定在加沙会再次失败。再多的军事打击也不能让哈马斯垂头丧气或放弃权力,面对以色列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哈马斯武装人员会继续抵抗、继续发射火箭弹。这是一个崇尚牺牲和殉难精神的群体,面对这样的群体,军事力量有其局限性。以色列总是为自己有权诉诸武力以获得安全而辩解。但是,以色列式的“安全”概念中否认加沙民众的基本安全。以色列在南部边境获得安全的唯一办法是与哈马斯对话,而不是轰炸和焚烧。哈马斯再三声明,准备与以色列在1967年之前的边界框架下达成一个长期停火协议,20年、30年,甚至50年。以色列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 this 提议,正如它拒绝阿拉伯联盟2002年的和平计划一样:它需要让步与妥协。

以色列以单边停火和宣告胜利结束了加沙战争,但这场战争是以色列及其军队在道义上的巨大失败而结束。哈马斯结束了战争,虽遍体鳞伤但依然掌权,依旧在挑衅,且持有道德制高点。战争无意中削弱了法塔赫的影响力,增强了哈马斯作为巴勒斯坦抵抗以色列侵略的唯一领导者的资

格。以色列不受限制地使用武力,不仅损害了它自己的利益,也损害了西方的利益。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引起极大公愤,既不符合其利益,也不符合其盟国利益。

2009年1月17日法瓦兹(Fawaz Gerges)发表在《国家》上的“哈马斯在崛起”一文指出,袭击加沙的直接后果是让主流穆斯林民意极端化。阿拉伯和穆斯林电视台播放的死亡儿童的尸体及其父母悲痛欲绝的画面,给民众反对以色列及其超级盟友的情绪火上浇油。在那些先前对哈马斯和激进抵抗运动持怀疑态度的巴勒斯坦人和穆斯林看来,以色列的残暴让批评哈马斯的人沉默,使激进抵抗运动合法化。

这篇短评简要回顾了过去四十年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尤其是对加沙22天的袭击,使你无法反驳这个结论:它已变成一个“由一群不择手段的家伙领导的”国家。一个公然违背国际法、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推行恐怖主义——为达到政治目的对平民使用武力的国家。以色列符合这三个条件,适合这个称号,也必须接受这个称号。以色列的真正目的不是与巴勒斯坦和平共存,而是军事控制。它旧错未改又添新罪,以色列在加沙走得太远:它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

2009年2月21日发表在Islamica

2009年4月26日修订并收录于论文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

注释:

绿线(Green Line)是指1949年以色列及其邻国埃及、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在1948年阿—以战争之后划定的巴以边界。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西岸、加沙地区、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后来归还埃及)。因会谈时用绿色墨水在地图上划定边界而得名。

(译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 敏俊卿

